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士贊曰詩大序曰

焉大雅文王之什註曰自此至卷阿十八篇

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

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

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

大雅下武至文王而有聲二篇是武王之

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論語子曰甚矣

吾衰也記王制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文選江淹詩曰疏華竟無陳詩

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士贊曰詩大序關雎麟



李太白詩卷之二

古風

有蔓草鄭國風也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孟子
 題辭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
 奪戰國者周末秦并魏楚燕趙齊號為龍
 七雄後悉為秦所并潘岳詩荆棘成榛龍
 相啖食兵戈逮狂秦士贊曰魏伯陽周易參
 精兩相啖食俱相貪便遂相銜燕咀嚙相吞
 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此
 用其語也陶潛詩漂流戰爭於秦正聲何微茫哀
 中原也陶潛詩漂流戰爭於秦正聲何微茫哀
 怨起騷人士贊曰揚子雲曰美哉斯文聆清
 妙曲史記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揚馬
 也梁蕭統文選序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揚馬
 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士贊曰揚馬者司馬相
 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揚雄傳雄好
 雅雄賦心壯之毋作賦擬之以為式本傳贊曰

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騁云頽波
 者莊子注波流頽靡之義屈原九章穆渺渺
 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垠岸也言無畔岸
 也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士贊曰詩大序
 政之所由廢興也莊子千轉萬自從建安來
 變而不窮記仲尼憲章文武萬自從建安來

綺麗不足珍士贊曰建安乃漢末年號文選
 子之詩劉公幹詩投翰士贊曰建安乃漢末年號文選
 長太息綺麗不可忘士贊曰建安乃漢末年號文選

清真士贊曰文中有化也易繫辭黃帝垂衣裳而
 天下治晉書庾亮臨甍上羣才屬休明乘運

共躍鱗士贊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
 眺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陞文中

子關子明曰文質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適士贊用世運相乘質不勝其文論語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

則堯煥炳龍興可觀張景陽七命皇道煥炳帝

載緝熙司馬相如長門賦觀衆星之行

揚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爾雅欽天曰旻

天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士贊曰孝經序

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述職方以除

九丘任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

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事人問之紆婢哉希聖

並齊天地之倏忽安事人間之紆婢哉希聖

如有立絕筆於獲麟齊賢曰詩大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

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

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

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

一變而為離騷劉勰辨云自風雅寔聲莫或

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我故軒翥詩人之後

奮飛詞家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

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南作傳以

騷可謂兼之屈平之後使司馬相如揚雄激揚

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閱肆注乎無窮而

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摛

章繡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蕭至

於唐入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

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

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士贊

曰李蕭遠運命論曰蓋軻孫卿體二希聖從

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論語

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按本事詩

語曰李白才遠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
後合其論詩云齊梁以文艷薄期極沈休
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
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為有唐詩人
之稱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

遂淪沒

齊賢

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

冊為患妃欲立為后潘好禮諫止之太白詩
意似屬乎此淮南子曰蟾蜍以况皇后蟾
蟾許慎曰蟾蜍以况皇后蟾蜍以况皇后蟾
見食於蟾蜍以况皇后蟾蜍以况皇后蟾
魄進則皇太后廢猶蟾蜍以况皇后蟾蜍
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

士贊

曰張衡靈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
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為蟾蜍史記天
官書日月薄蝕註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
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淮南
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
也鵝冠子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傳咸詩日月
光太清列宿曜紫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陸機詩北徵瑤臺女南要帶
湘川娥曹植詩迎風高中天圓景光未沒蟾
蜍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

陰霏

齊賢

曰紫微帝居也蟾蜍淫烝也毛詩

國人皆不敢指視之蟾蜍入乎紫微則大明
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大明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
蟾蜍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秦符堅

華慕容垂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
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即此意齊賢曰毛詩
云蟬螻在東註蟬螻也俗名為美人晉天文志紫
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和三尺歷閣
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
道入紫微留四十日滅此用其字唐五行志
宋隆元年虹蜺巨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
脅王者前漢儒林傳今陛下開大明配天地
易明入地中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史龜
筮傳日月之明時蔽於浮雲廣雅日月謂之
兩曜後漢李邕明堂論如北辰居所而衆星
拱之萬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齊賢曰陳
象翼之長門宮司馬相如為長門賦以感悟漢
武后得復幸皇后謫在長門則君心為忿怒
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士贊曰楚辭
風颯颯兮木蕭蕭漢外戚傳陳皇后擅寵驕

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
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
罷退歸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齊賢曰按
長門宮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楚辭桂蠹
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石崇婢
翻風詩云桂兮從有蠹天愛在娥眉言桂味
辛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桂
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
不為之永嘆哉一天霜天子之威也士贊曰前
漢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蠹也
此用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
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
顛固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漢書孫寶曰當
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
帝為臨淄王聘為妃將清內難頭大計死天
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寵后不
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諶短者帝
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言即死肯諶短者帝

李日詩二

齊賢曰

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比斗取霹靂木刻
 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
 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
 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
 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
 死當時王諱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
 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
 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亦
涕沾衣 **士贊** 日選何敬祖詩勤思終遙夕古
 德秀文章正宗云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
 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誡之遂廢武妃進冊為
 惠妃欲立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子見之
 說實祖於西山士贊今演之曰蟾蜍薄太清
 月為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為王后之
 蠹也蟬蝨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
 既得幸而元宗卒為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
 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皆

陰罪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
 禍也蕭蕭長門宮者王后事全其漢武陳后
 事迹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
 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
 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
 王諱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致太白
 引以此證最為切當桂蠹花不實是采廢王
 后前中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臨
 劫也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者白意若曰
 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
 婦而且不能保其終况臣子之疎遠
 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
 盡西來 **齊賢** 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荆置會
 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并天下

過秦論云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以虎視江文道恨賦云秦帝按劍諸侯西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在關東故云西求上晉曰史秦始皇紀初并天下議帝號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太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易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天下用匡諸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侯天下服矣

鑄金人函谷正東開晉賢曰左傳天誘其衷大略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次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

州為鐘鏡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

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弁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上贊曰秦李斯傳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謝玄暉詩文明固天啓後漢地理志陰平穀城瀍水出自函谷陰註云西征記曰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關延敵銘中故以為名賈誼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齊賢曰史記始皇三

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慶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東至之眾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初始皇以

二並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登之眾立石乃並渤海以東過黃驢成山登之眾立石

頌德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從黔首
 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
 刻頌秦德明德意士贊曰史秦始皇紀三十
 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其末云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刑徒
 休明還過吳從江東渡並海北至瑯琊刑徒
 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
 哀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
 山石擗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
 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
 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
 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
 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
 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天
 不死之藥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北海郭鬼谷
 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

田內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
 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
 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
 尋祖洲遂不反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
 莊子目茫然無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
 見色若死灰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
 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鬢蔽青天何由覩
 蓬萊齊賢曰史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
 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
 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
 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
 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
 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
 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榮成
 山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
 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

額揚鬢掉尾噴浪飛涎說文噴吐也士贊曰
 崔約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
 數丈一月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
 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
 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者詩云維山崔嵬
 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齊賢曰漢
 曰船上施樓曰樓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治
 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治
 己而土士贊曰史秦紀初齊威王宣王燕昭
 王皆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
 山在渤海中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
 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
 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請
 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海遣徐市發童男
 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為解
 曰未能至望見之焉自意若曰仙者清淨自

然無為而化秦皇之所為若此求仙者豈如
 是乎宜其卒為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
 後之為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齊賢曰此篇太白
 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山

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
 元命苞曰周成王時鳳凰來舞于庭士贊曰
 韓詩外傳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
 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
 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文子曰色有
 五章左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註曰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
 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衒書且虛歸
 綉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備謂之衒書且虛歸

空入周與秦士贊曰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

來不歸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齊賢曰史記

虛歸日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

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得與之隣接者也此六句是其接身高遠未有

盧生徐市輩能見幾而作如吾營紫河車千

鳳高翔遠舉卒遠坑戮之害

載落風塵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金河

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

士贊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朱雀是

火取水中一斗鐺中以火灸之令沸致聖石九

兩其中初成姓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

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

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茅郭璞遊仙詩高蹈風

塵外晉庾翼曰兄弟自不能拔脚於風藥物

塵之外漢書文帝紀曰春不得避風塵藥物

秘海嶽採鉛青溪濱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

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贊曰梁書陶弘景既得

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

黃金朱砂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

體輕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仞餘中有一道

士李善注云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時登

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時登

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颯車絕迴

輪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佑答發大樓

鸞駕鶴翫車言御風載雲士贊曰劉向列仙

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翁接以上嵩高

李白詩二

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顛至是果乘白鶴駐
上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
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此用其字潘
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
王遠字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
道行漢枚乘書曰景滅跡絕仙傳西王母所
居宮闕在龜山崑崙之圃閩風之苑左帶瑤
池右環翠水其山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
非可到也羽輪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
鏡中髮羞彼鶴上人齊賢曰抱朴子曰考久
液為大要丹液之願既不獲伸則覽鏡徒見
白髮蓋彼仙之控鶴者天台賦王喬控鶴
以冲天士贊曰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
言神丹金液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詩齊
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曉

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

韓眾親齊賢曰鮑照詩艷陽桃李節此世俗

觀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

從十餘王女根籍首乞一我言神人曰爾聞有
韓眾否曰聞之神人曰我言神人也士贊曰阮嗣

宗詩天桃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
磬折似秋霜史秦始皇紀侯生盧生相與謀

日始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執至如此未可
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執至如此未可

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大怒曰吾
前召文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

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
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

尊賜之甚厚今乃誅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
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

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
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摘發從邊
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

與世絕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

西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士贊曰雲笈七

籤太白洞周迴五百里名真德之天是鬼谷

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名

曰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

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曹子建詩山樹鬱蒼蒼選古詩

仰觀衆星列陶潛詩寢中有綠髮翁披雲卧

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齊賢曰郭璞

冥寂士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士贊曰郭璞

詩中有一道士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老子

不笑不足以為道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鮑

照詩沉吟不語若有忘左思詩杖策招隱士

荒塗橫古今巖穴無

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

身已電滅

齊賢曰許慎註淮南子曰真人真

日軍人粲皆笑何休註盛笑呂氏曰三軍露

齒之狀太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

成蕩漾得世素受實訣為三十一帝之外臣

若士與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

教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
 情七命曰揮鋒電滅士贊曰莊子曰古之真
 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
 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郭景純遊仙詩靈妃
 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
 鍊身於雲霓於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

砂永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為勾漏令就
士贊曰詩云瞻望不

及泣涕如雨爾雅春為蒼天郭景純曰萬物
 蒼蒼然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
 今人有獨於中青色見於面也謝玄暉詩平
 楚正蒼然莊子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又子其
 乃并孝經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
 念之五情熱太白少選司馬承禎謂其有仙
 風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

人圖錄丹訣無不參授其四其五兩詩
 非及然之作蓋亦一時紀實之辭也

其六

伏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

固其然

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武馬依北
 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潘

安仁詩後懷越鳥志春戀巢南枝淮南子曰
 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士贊曰董仲舒策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左
 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昔別鴈

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齊賢

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
 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註云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
 笳云疾風千里兮揚沙又悲憤詩云陰氣凝

唐地理志代州雁門郡中秦築長城置雁門郡
 治雁門有守捉兵上有東陁關西陁關一說
 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雁來往向
 此缺中過人號曰雁門山出鷹鴈過多被鷹
 捉而食鴈欲過皆相待而相隨口中銜蘆一
 枝然後過缺中鷹見鴈銜蘆隨口中銜蘆一
 拒之不敢捉楚辭飛雪千里蟻虱生虎鷄心
魂逐旌旃 齊賢曰嚴安曰介胄生蟻虱鷄心
 王為冠以表武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
 搖如旌旃終無所泊爾雅註旌首曰旌人因章
 曰旌周司常全羽為旌析羽為旌通帛為旃
 雜帛為物 **士贊** 曰淮南子記論訓甲冑生蟻
 虱燕雀處帷幕而兵不休息西漢揚雄傳鞮
 蟻虱弓弩不得弛東漢輿服志武冠虎黃羽
 林皆鷄冠言云鷄似雉以其闔死不止故用

其尾飾武臣首張平子東京賦虎夫戴鶡左
 傳分康叔以旌旃又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
 魂魄江淹詩百年信在莽何 **苦戰功不賞忠**
 用苦心魂韻注旗曲柄曰旃何

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
 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迺召拜廣為北

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
 平匈奴夜將四萬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
 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母發而
 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
 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是時廣軍
 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元狩四年為前
 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
 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單于接戰單于遁走
 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

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
 將軍從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
 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
 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垂南
 方東方羽獵賦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
 賞此篇感諷之詩於
 時必有所為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

安期名齊賢曰廣記桓闔事陶弘景為執役

鶴自空而下集庭中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
 而去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兖州蘭公舍云三

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王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

行虛無自然玉皇治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

山士贊曰抱朴子曰行則逍遙太清劉向列

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

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

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

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量為報日後數年求

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

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

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贊曰寥寥安期虛實

高濤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兩兩白玉
 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冷
 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
 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

齊賢

日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玉

鳳翼亦各參差竹嘗於緱氏山月下吹之莊

子天籟注言天聲甚詳史類云流星言去之

速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

草葉如色蕉花正黃色光可鑒曰此金明草

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

化形靈元王曰選甘泉賦天聲起兮勇士

厲潘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舉手字

見其四首註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

太陽升朝霞晉天文志流星于瑤臺之上而

降曰流道經雲華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而

稽首問道召禹而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

真內經天真所寶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

妙文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地顯倒五星

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入地顯倒五星

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此篇亦遊仙

詩體恐是贈答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

輕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

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

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

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

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

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

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各稱城中號曰董

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六說更名實太

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李太白詩二

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
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
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
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
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
踰禮制實自董偃始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
縣秦咸陽故地王莽傳王具寶劍關中為西
秦漢書萬章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曹子建
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
并遊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
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
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
唾齊賢曰魏揚脩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
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

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
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
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為郎給事黃
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
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
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雄用心於內
而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
焉王莽時劉歆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
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
尋歆子棻復獻之棻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
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
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棻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
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
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太夫
選古詩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誤王贊曰後
漢書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

嘉詩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子雲白以自况也此時戚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詩必有所感諷而作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

良悠悠齊賢曰莊子云昔者周之變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胡蝶之夢為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

體之聖人達網繆盡一乃知蓬萊水復作清

淺流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

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青門

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

求齊賢曰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

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

無常昔時為侯今焉為圃任緣而已終日營

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繩又曰不終日營

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士贊曰史

伯夷傳太史公曰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

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營營此詩達生者之辭也然意却有三節謂

忽變易尚未能知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

又乃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

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尚何

其十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

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

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江淹詩光曜世所希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為人排

難解紛功成而無取也按史記其略曰魯仲

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

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

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

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是在勝也何敢言事

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曰勝也何敢言事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

安在哉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

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圖城之中無非有

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求於平原君者皆非也眾人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

李太白詩

廿八

卷二

如

棄禮義而然以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

民彼即肆然以為帝遂而為政於天下則其

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

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

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

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

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

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

之害則必助秦無已而帝則日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日秦稱帝之害何

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所賢奪其所憎而

非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
 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
 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
 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
 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
 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解難釋紛
 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為商賈之事也而連
 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唐
 書釋音倜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
 於齊猶明月出於大海底光彩照曜天下人
 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才譬海出明珠
 寶珠也漢司馬相如傳三蜚英聲月吾亦澹
 蕩人拂衣可同調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左

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謂聲音
 和士贊曰太白平生豪邁藐視權臣浮雲富
 貴此詩蓋有慕乎仲連之為人
 也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

不相待齊賢曰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

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

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

博雅云黃河出崑崙崙山東北陔入東海離騷

云指西海以為期王逸註引七戎六蠻九夷
 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迫海漢張騫渡西海至
 大秦大秦之西鳥運國鳥運國之西復言有
 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曹
 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論語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齊賢曰禹貢導河入于海
博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海之東有青海
左太冲詩白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

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

彩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論語云
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

龍吸景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士贊曰

傳休奕詩一絕如流光劉向列仙傳子英贊

日遂駕雲螭超步太極郭景純遊仙詩雖欲

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選古詩迴車駕言邁悠

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

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人為寶太白則欲學仙以此離世其見趣又出乎

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此離世其見趣又出乎

矣流俗其十二

松栢本孤直難為桃李顏齊賢曰毛詩何彼

白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天桃艷李媽然

媚人也士贊曰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

情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荀卿子曰桃李

變可不謂得其真矣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

問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

歸富春山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
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
以物色訪之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

鈞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
 三反而右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
 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昔唐堯著德巢父洗
 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
 能下汝非於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
 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
 時對曰陛下差增於社因共偃卧光以足加
 帝腹上明曰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
 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
 焉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士贊曰孟子曰
 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論語一當萬乘之貴
 於我如浮雲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
 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如月清風灑六合邈
 之曖曖陸機詩昭昭清漢輝清風灑六合邈
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張景陽曰

詩清風激萬代之時灑曹子建詩清辭灑蘭藻淮南
 子曰猶條風之灑灑曹子建詩清辭灑蘭藻淮南
 陶潛詩歌竟長歎息士贊曰漢書王貢龔鮑
 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吐其志耕於
 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
 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

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齊賢曰鮑明

寂寞身世兩相棄漢書王貢龔鮑傳序嚴君
 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
 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閭則依龜筮為言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之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
 哉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

後老子揚雄少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
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
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詢
強以焉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
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士贊曰此兩
句意出於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
交相喪之意平棄斯世矣世之濟世之才而無用世
賢而不無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莊子恬淡
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也德之質也西
都賦曰發思騶虞不虛來鸞鸞有時鳴齊賢
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
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玉
篇鸞鸞鳳之屬說文鸞鸞神鳥也周興鸞鸞
鳴于岐山士贊曰此乃喻聖賢不虛生其出
時也有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

誰人測沉冥

齊賢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
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

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常而人乃驚問曰何由
閣於槎上多齋糧來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
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
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
至此此人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
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
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贊曰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
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
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
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君平織女取槎機石與騫
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某日
犯牛女槎機石為東方朔所識河圖括地象
曰河精上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
東南流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

孟康註曰蜀郡嚴君平深沉玄默無欲言幽
深難測也江淹詩誰能測幽微此詩雖詠史
詩其自負之意亦深矣
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

望我虜齊賢曰胡關饒胡虜之關若鴈門關玉

北地平無草木多大沙鮑明遠詩疾風衝塞

起沙礫自飄揚毛詩何草不黃士贊曰顏延

之曰胡風南埃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

風揚沙鮑照詩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

保光華後魏崔道固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

莊子終古不忒楚詞長無絕弓終古按木落

元本作歲落齊賢本木作木落張景陽詩曰秋

從齊賢本禮記草木黃落張景陽詩曰秋草

舍綠滋盧諶詩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

骨橫千霜寒我蔽榛莽齊賢曰說文漠北方

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

之南界臣贊曰沙土曰幕杜佑通典大漠匈奴

預稱國北與骨師相接正觀二年左傳凡邑有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千霜千年也如

杜詩七暑之三霜云上都無賦崔巍峩峩無際

漢書檠木叢生也蕪城賦灌莽而無際七

府又析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並隸北庭
都護府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蔡
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棘白骨不借
如誰縱橫莫蓋覆陸機詩崇山鬱峩我
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

擊鼓齊賢曰漢匈叛傳車于遺漢書曰南有

詩王赫斯怒聖皇元宗也元宗承國富庶

後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楊

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為患左傳蹇叔曰

勞師以襲遠樂書擊卑者所鼓司馬五鼓推

而執上之玉執路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

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擊鼓既勞師於鞀鼓

間則陽和生物之師執盡變而為殺修之氣

士贊曰古詩借問數者誰記樂記鼓鞀之聲

謹謹以辛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鞀之聲則

思將帥陽和變殺氣發率騷中士三十六萬

人哀哀淚如雨齊賢曰騷動也悲也按唐書

長史率兵六萬討閣羅鳳戰瀘川舉軍沒獨

使通挺身免後遣留後李交率兵十餘萬擊

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

興師傾中二國驍卒二十萬據吐蕃傳天寶

六萬當為二十萬據吐蕃傳天寶二年吐

蕃與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楊國忠

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齊賢曰

子行役論語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孟子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史記婁敬齊

關山月古有度關山曲齊賢曰毛詩嗟予

行役風夜無已顏延年詩嗟予怨行役蔡李

李白詩

二十一

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盧子諒詩李

懼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備匈奴
 匈奴小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
 之六率眾來李牧多為奇軍張左右翼大破
 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
 虎指匈奴七哀詩盜賊如豺虎今以鮮于仲
 通為劍南節度張虔陀為雲南太守以鮮于
 豺虎非也**士贊**曰此詩楊子見以為太守可
 言當是為哥舒翰上欲使河西堡城之事而
 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堡城之事而
 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使
 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
 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將軍
 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
 助之忠嗣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
 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

嗣漢陽太守久之從漢東郡而卒八載上命
 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

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
 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不能克翰進拔之

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之
 略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

皆希肯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
 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

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
 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

比忠嗣也今不在邊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
 二實無能諫止卒喪數萬之師也此詩雖微

而實顯其深得風之體歟史記李牧傳李牧
 趙北邊良將也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

入收保不取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夜數
 入收保不取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夜數

歲無所得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選士悉勒習戰單于大率眾來牧擊之
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
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城漢張耳陳餘叔傳
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

復齊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

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

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

臺易水南十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

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燕太子丹金臺上

延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

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

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兵敗

潛王出亡士贊曰鮑照詩將起黃金臺註

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柰

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齊賢曰伯夷傳云間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毛詩不

我邀棄士贊曰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

翻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珠玉買歌笑糟糠

養賢才士贊曰則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

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肯輒下士贊曰

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士贊曰

史平原君傳李同曰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縠

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淮南子貧

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

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後漢鍾離意傳藥

崧河內人家貧為郎嘗獨直無被枕止食糟
糠顯宗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敬甚嘉之詔太
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此聯方知黃鶴舉千
蓋譏時相好色而不好德者

里獨徘徊齊賢曰鶴山川之作鶴曲再舉兮睹天

地之園方臨國中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

也蘇子卿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齊賢

日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

華池啄君稻梁猶貴之以飛來雙白鶴也雞

有五德君輕之以其近也飛來雙白鶴也雞

志此詩豈反顧十里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輕出

之悔歟不然何以曰方知黃鶴舉千里獨

徘徊吁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
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滅已
久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

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齊賢曰晉書張華傳

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

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

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

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
華留一刻題一曰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
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
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
人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
也莫邪有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
 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
 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
 此其驗矣吳王以歐冶子所作劍五純鈞論
 二港盧三豪曹四魚腸五巨闕示秦薛燭燭
 善相劍見純鈞曰日光乎如屈陽之行華沉
 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眉間廣一
 如水溢於塘烈士傳眉間尺者眉間廣一尺
 楚人干將莫邪之子楚王夫人抱鐵柱心有
 所感後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為雙劍一雌
 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
 常悲鳴王問羣臣羣臣曰鳴雌憶其雄王怒
 收莫邪殺之王贊曰按此篇是用吳越春秋
 楚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答雷煥書之
 事而成詩其間芙蓉字却出越絕書今子見
 所引張華事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

者不載出處詳味似越絕書語句復爾乖
 說豈當時率爾不經點對邪抑不祖越絕而
 它錄全文於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有之因
 詳錄全文於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有之因
 因謀伐楚與夫及女會蒸魚主前嘗半而
 與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
 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
 為椁題注為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
 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
 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殺生以送死而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
 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
 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
 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
 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
 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
 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
 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
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埋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
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
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故去無道以就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燭對曰赤堇之
萬戶之都二是其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
已今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
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
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
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越絕書外傳記寶
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
客有龍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曰吾有寶

劍五請不己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
王請不己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
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
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
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吾坐於
巨闕已離矣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
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上白鹿而過者車奔馬
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穿銅釜絕鐵鏗脊中失如染米故曰巨闕王
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陛
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如列星之行觀其光
芙蓉始出觀其瓠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
渾如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瓊石觀其
才煥煥如水將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
客有直之者有布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
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
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
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

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
 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
 日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
 得其勝邪魚腸湛盧之劍如水行秦過楚楚
 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
 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擊楚曰與我湛盧
 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
 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此魚腸
 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
 諸為奏多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
 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
 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用於天不今赤堇
 即死鮮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
 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郡二何
 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質如耀雪形
 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盧湛詩緬成飛沉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
 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

底楚關有崇局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
 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太白之詩似擬此作
 錄之全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

洞天存焉婺州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
 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
 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
 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
 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
 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善卜乃問之曰
 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
 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邪
 初起聞之驚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
 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

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
數還謂初平日山東無羊也初平日羊在耳
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
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
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
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
至五千日能坐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
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
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
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
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郭璞遊仙詩駕
鴻乘紫煙士贊曰劉向列仙傳贊曰丹
火翼輝紫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
煙成蓋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沈休
文詩所願從之遊史記願回年二十九而髮
白張景陽詩不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崑山
憂來令髮白

採瓊藥可以煉精魄齊賢曰阮嗣宗詩昔日

遊官子崑山崑崙山也西京賦肩瓊藥以朝
食陸士衡詩上山採瓊藥江淹詩隱淪駐精
魂士贊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
選古詩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淮南子掘
崑崙崑崙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珠樹璇樹
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
南碧樹瓊樹在其北楚辭屑瓊藥以為糧淮
南子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
列真挺異人之情魄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
意而已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

東流水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

之感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挑李爛漫春心搖蕩

逐東流之於斯世正如是耳士贊曰天津按

復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士贊曰天津按

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

法率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呂前水復後水

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齊賢曰古

詩云新人不如故士贊曰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

昔經新隋人雖新復應故雞鳴海色動謁帝

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齊賢曰海

雞鳴之朝既盈矣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

既鳴矣朝既盈矣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

南臨洛水西連穀水西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

仲宣詩白日半西水桑梓有餘輝士贊曰海

扶宮羅將相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

如飛龍黃金絡馬頭齊賢曰選詩春色滿皇

龍古詩日出東南行云黃金絡馬頭觀者滿

道傍結客少年場云駿馬黃金絡馬頭觀者滿

靈運詩雲日相輝映鮑照詩表裏望皇州又

詠史詩鞍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齊賢曰

人馬俱驚辟易師古曰開張而易其本處懷

舊賦傍眺嵩丘即嵩山也士贊曰禮記志氣

塞乎天地潘岳懷舊賦不歷入門上高堂列

萬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辨命論曰開東閣

鼎錯珍羞齊賢曰劉孝標辨命論曰開東閣

古樂府入門各自媚孟子曰勿視其巍巍然

堂高勢仰棖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蜀都賦

日吉辰良置酒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

栗萬鐘列鼎而食南都賦珠羞琅玕充溢圓

方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

雙戲庭幽齊賢曰南都賦齊僮唱弓列趙文

日齊謳楚舞紛紛西京雜記茂陵富人素廣

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崔豹古

今註鴛鴦雌雄未嘗相離士贊曰任彦升表

日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呂延翰註曰趙

女歌舞妓也潘岳詩簫管悲且清梁元帝纂

要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艷淫歌曰笙

宋禮樂志鴛鴦行七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齊賢曰揚惲與孫

樂耳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曰商

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立禍至如此士

乘燭遊李少卿詩短苦夜長何小黃犬空嘆息

綠珠成釁讎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今白

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入求

綠珠崇不與秀橋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

官前因我自投樓下而死士贊曰李斯黃犬事

見擬恨何如鴟夷子散髮掉扁舟齊賢曰史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

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
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贊曰鍾
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未絕一立後漢書曰表
閑散髮絕世法孟陽詩散髮歸海隅此詩之
作其有所謂歟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關人亦
多矣冒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忽退安
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
為高也今以唐史攷之謾舉最顯者而言知
國忠毛仲葦後皆遭難則太白
此詩亦可謂有先見之明者矣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

躡太清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

織出素手玉逸注楚辭芙蓉蓮花也洞仙
傳茅蒙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先邑中歌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又孫文
陽王文上與呂文敬曰我三人皆太清太和
府仙人來採藥以成新學者士贊曰爾雅華
山為西嶽尚書西巡狩至于西岳註曰西岳
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葉蓮花服之羽化
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迢牽牛星集仙錄明
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石
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皆見玉女
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
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
馬一匹焉淮南子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
臺簡以游太清

齊賢曰鮑照昇天行云雲卧兮天行
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古樂府攬衣曳長帶

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齊賢曰廣記衛叔

二年八月武帝閑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
白鹿從天而下半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

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
 忽不知所在士贊曰謝靈運詩高揖九州外
 唐開元記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岬
 起神仙人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
 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帝皇帝間居殿上
 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
 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
 乃驚問曰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
 子若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
 意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帝謂
 是朕臣也於甚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
 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
 世之華山尋之到其嶺絕巖之下望見其父
 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
 為床有數仙童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賢齊
 執節立其後士贊曰孟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
 曰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沈休文詩節至
 駕輕鴻太白為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

天下已而祿山反僭號洛陽則太白真能全
 身遠害矣士贊曰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
 物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

狼盡冠纓士贊曰孟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

夫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屍百
 萬流血千里楊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
 之血司馬相如喻巴蜀檄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曹植詩豺狼當路衢李善曰豺狼以
 喻小人也按唐史至德間府庫無蓄積朝廷
 專以官爵賞功請將出軍皆給空名告身自
 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
 專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以官爵有至異
 姓王若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
 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及散卒由是官
 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纒易一醉凡
 應募入軍者一切夜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

者名器之隘至是而極焉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太白此詩似乎紀實之作豈祿山入洛陽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

如芙蓉齊賢曰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卻克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冬三周華不注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為齊州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士贊曰按桑

欽水經濟水入東北華不注山鄒道元註曰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綠立孤峯特

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蕭颯古仙人了知是

同點黛山下有華泉

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眼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嵩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士贊曰列仙傳衛叔卿乘雲駕鹿傳于華山石上追之不可得又呼子先者

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媪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媪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常於山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此用其事以伸己意也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齊賢曰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凌陽

宰竇子明經曰到景烝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到

南子忻然常自以為治漢酈食其傳泣與

日吾所願從游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

親友別欲語再三咽齊賢曰陸士衡詩嗚咽

辭密親詩曰中心如噎

辭密親詩曰中心如噎

謂噫憂不能息也士贊曰陸機詩勗君青松

心努力保霜雪齊賢曰北山移文青松

華士贊曰尚書勗哉註曰勉也鮑照詩願君

之有心也故贊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絕

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莊子天

是以知松柏之茂也吾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

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齊賢曰王仲宣

離多阻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士贊曰顏延

年詩首路踟躕險難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戰

又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江城

別賦曰造分手而街涕謝宣遠詩分手東城

去從此辭江淹詩游子何時還在世復樂

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齊賢

日大藥證云紫金金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

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士贊曰鮑照

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曰寓形

字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生復

能幾倏如流電驚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抱

朴子曰鄭生唯見投金丹之經謝惠連詩母

首嘆撫已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

安得閑余步齊賢曰阮籍詩膏火自煎熬曹

閑士贊曰曹孟德詩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楚

辭王遠九思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

憂沈約詩聊終留赤玉舄東上蓬萊路秦帝

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士贊曰列仙傳安期生

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詳見第七首詩註莊
 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江淹詩太谷晦蒼蒼
 此篇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
 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咽第三節是泣
 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沉沉吟泣別者為
 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於已
 分上事初何所益末四句是决意遠遊之辭
 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
 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中之戀哉此詩恐其
 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能忘情之
 詞末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
 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宋玉對楚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
 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
 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陸士衡詩遺響八雲漢

道歎息空凄然齊賢曰張奧與崔元始書曰
 婦賦撫衾裯而歎息齊賢曰鮑照詩心非木
 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江淹恨賦莫不
 改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吞息持此感人
 多漢薄姬復漢王心凄然憐薄姬莊子曰客
 悽然變容此篇感歎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不
 難卑汚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遇
 遭能不讀其詩而為之吞聲歎息也歟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躑躅

長嘶鳴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

名隴頭水毛萋詩傳咽憂不能息感舊賦胡

馬仰朔雲嘯賦秦胡馬之長嘶向寒風乎北

朔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士贊曰隴頭水**

事見一卷註魏武帝詩北風聲正悲選古詩

胡馬依北風鮑照詩胡風吹朔雪**感物動我**

千里渡龍山又安能蹀躞垂羽翼

心緬然含歸情齊賢曰張景陽詩感物多所

思情賈逵曰緬思貌**士贊曰曹植詩感物傷**

我懷阮籍詩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陸機

詩曰緬然若雙潛陶**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

潛詩曰緬然若雙潛陶

生嫋嫋桑拓葉萋萋柳垂榮齊賢曰毛詩昔

我往矣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

朱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雪雲飛太白意同此

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

桑華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士贊曰沈休**

入詩寧憶春蠶起楚辭嫋嫋兮秋風王逸曰

嫋嫋風吹木動貌謝玄暉詩桑拓起寒煙詩

且復去惻愴何時平齊賢曰王逸楚辭註謝

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行行將復去又挽

終無所泊陸士衡樂府云行行將復去又挽

歌揮涕淚流離素彥道詩惻愴心哀傷**士贊**

曰曹植與吳質書曰日不我與曜靈急節

子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獨

肅曰揮涕不哭以手揮之也王粲詩揮涕去復

不還顏延年詩惻愴何山陽賦江淹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去兮長河涓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

也其亦感物與悲
觸景傷懷也歟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

悲歲促

齊賢

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天寒知運速

日江淹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

陰往來詩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註云溥溥然

盛多貌溥本作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庭中

華樹綠葉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

何愚牛山淚相續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瀛

於邪志何為自結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

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

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音步郎

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

人將去其而之何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

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况吾君乎晏子

可得而棄也且猶不殺死而况吾君乎晏子

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

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

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

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

立乎賦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

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

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見諂諛之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

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

焉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

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齊賢曰

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魏公

苦寒行羊腸坂詰屈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

秉燭遊士賈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

景也雖太白造詞如此然其意却祖於左傳

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

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師

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

有六旬此所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為事使

者歟此篇大意謂人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

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凶時代謝

功成者去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斯世常

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如此不知止

而己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太白此詩言

不盡意而意在其中非

聖於詩者孰能與此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

開甲宅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公幹詩廣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史蘇

秦既為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妻嫂

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

日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

第故曰甲第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

侯多第宅甲第猶甲第也士賈曰漢田蚡傳

治宅甲諸第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

田園極膏腴

干虹蜺行人皆怵惕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

思王名都篇鬪雞東郊道左太冲詩冠蓋蔭

四術齊長沙威王是當沈攸之事起見多從

武容赫奕徒街人曰煥煥蕭四繳鼻息軒鼻
 也劉邵趙郡賦煦氣成虹蜺孟子人皆有休
 揚惻隱之心王賢者或弄木雞又陳鴻
 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又陳鴻
 撰東城老父傳云賈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解
 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聞雞
 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室間索長安雄雞金
 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
 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以償雞直都
 諸王外戚貴主侯家傾帑破產以償雞直都
 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
 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
 衣食古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
 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
 悉能知之舉二雞喂而馴使之如人護雞坊
 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
 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
 之賜即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東

封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
 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
 闔雞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
 董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闔雞走
 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
 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綉衫隨軟舉父死
 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喪車八月五日千
 秋節賜天下酺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
 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
 冠鵬翠金華冠錦綉襦袴執鐸拂導羣雞
 叙立于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
 不失常度勝角既失疆者前弱後隨指低昂
 行歸于雞坊角既失疆者前弱後隨指低昂
 舞于羊顯者意索氣沮已逡巡不敢入豈教
 孫擾龍之徒歟太白此詩似為此等而作西
 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日月尚書休暍惟厲莊
 植七啓慷慨則氣成虹蜺尚書休暍惟厲莊

子林惕之恐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齊賢曰琴
不監於心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
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
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
辛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
人牛馬士贊曰逸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
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巢父號為巢父堯之讓
許由也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
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
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曰嚮者
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率牛
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還取令牛飲其下
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為賈昌輩而作末句謂
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為跖行而太
白輩為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歎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

惡木根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齊賢曰莊

始為天下集淳散朴許慎淮南子註澆薄也

集與澆同王遠註楚辭桂樹芬芳以與屈原

之忠良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

之枝離騷擊木根以結菴弓貫薜荔之落藥

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士贊曰莊子趙

紀制曰武皇制率俗以變儉約正澆風而反

源下躡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古詩蘭芳無人

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陸士衡

詩熟不息惡木陰劉向說花曰夫
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齊賢

大運有興

齊賢

日淵明詩日入羣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
 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
 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
 昌皆以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
 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地爲常士贊曰史天官書曰亦有六運顏延
 年詩飛奔互流綴宋玉招魂曰歸來歸來不
 可以託些此篇謂世不知有有道者之可尊是
 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此
 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
 厚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
 者以比有見道者不見用反接惡木根者以比
 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伸上世喪道之意
 也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
 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

耳此兩句伸上道喪世之意也大運有興沒
 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
 無知有興沒而世之乎澆風日扇淳原日散大
 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乎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
 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
 已可勝嘆哉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
 太白見得世道如此决意爲有師道者之歸廣
 成子乃上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故托廣成
 子而言也吁讀此詩者
 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

羅青煙齊賢曰擐芙蓉兮木末王逸註芙蓉

預註左傳美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
 謝莊詩秋榮冒水潯景福殿賦朝日耀而增

鮮陸士衡詩密葉成翠幄曹植詩被服麗且
鮮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

青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

此紅芳年齊賢曰張衡士辨曰淑性窈窕秀
色美豔陸七衡樂府秀色若可食

尚書至治馨香七命曰飛霜迎節士贊曰李
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王康珞

詩凝霜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齊賢曰古
凋朱頰

山阿史記崑崙山上陸機詩結根與且堅孟子得
華池邊士贊曰陸機詩結根與且堅孟子得

其所裁魏文帝詩夕宴華池陰此篇荷與華
池比也興謂君子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

不為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
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

太白自傷歟之意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雲端齊賢曰古詩燕趙
王羅敷艷歌秀色若可食陸士衡詩飛陛躡

雲端士贊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淮南子曰魏眉目

關之高上際青雲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

寒齊賢曰艷歌淑貌耀皎月美女篇曰容華
耀朝日漢書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

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班婕妤怨
歌行常恐一秋節至涼飈奪炎熱亦此意士贊

日莊子眉目顏色之好宋玉好色賦媽然士贊
一笑感陽城迷下蔡江淹詩閨草含碧滋纖

手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

飛鸞齊賢日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

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妃又曰齊

大非吾偶江淹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

霧陸士衡詩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士贊

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曹植詩結髮辭

嚴親來為君子仇此詩比興與見用之時而老

意謂懷才抱藝之士惟恐未見用之時而老

也士有志而不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

有餘悲也邪容孫子兵法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士贊

其二十八

容頽若飛電時景如飄風士贊日陶潛詩東

顏容孫子兵法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士贊

日張景陽詩秋草含綠滋春秋元命苞日霜

以殺草記哀公問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

誰成功齊賢日人之容色易變如時景易過

成衰蓬矣劉備見解裏肉生慨然流涕日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達是以悲耳士贊

相送日古詩萬歲更度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

軍皆化日抱朴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士贊日造

昭王南征餘全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形未嘗衰又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

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駕

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

鴻士贊曰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
崆峒之山石室之中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乘
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麟郭璞遊仙詩曰駕鸛
乘紫煙此言人暫少忽老光景易流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然不
若仙化之為高也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齊賢曰三代之季

趙齊楚秦號為七雄春秋孔演圖天運三百
歲雌雄代起班固賓戲七雄虢闕分裂諸夏
前漢天文志秦以兵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
如亂麻士贊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宜
亡也韋昭曰季末也王風何怨怨世道終紛
三季王桀紂幽王也王風何怨怨世道終紛
擊齊賢曰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又關雎麟

此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曰世繁紛擊至入洞

擊以相交持又世繁亂澤巧偽紛擊至入洞

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

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山風塵之表故孔子

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

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

道四十里見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傳

關中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誠老子語

之五子言喜退而書之名道德經乃與喜俱
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之所終士贊曰淮
南子夫至人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
之中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抱朴子曰
故聳聳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
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唐以老子為祖太白
乃興聖皇帝九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賢齊
世孫故稱吾祖

曰古詩聖賢莫能度左思詩咄嗟復凋枯抱
朴子曰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
螻蟻之粮終與壁壤同體令人怛然心熱不
覺咄嗟士贊曰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
遭難被黜之時乎不然何有羨乎古
人之高飛遠舉者邪其志亦可哀矣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齊賢曰玄素之風
喪不可復還季世之人以榮枯得喪為一身
之損益惟名利是趨士贊曰江淹詩玄風空
外慕庾元規表曰沐浴玄風梁昭明太子文
選序曰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列子太古之人
從心而動不違自然莊子曰道擾擾季葉人
喪世矣江淹詩遊子無時還

雞鳴趨四關齊賢曰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
之得釋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有能為雞鳴而雞
盡鳴遂發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鮑明遠詩
雞鳴關吏起陸機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
成阜南伊關北孟津西函谷結客行云升高
臨四關士贊曰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季葉
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路之徒
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齊賢曰史記宦
故謂金馬門馬接傳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
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
門蓬萊山見其七士贊曰三輔黃圖金馬
門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司馬門因
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
馬門此言人但知人間之富貴而不知海外
之仙也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士贊曰左思
景也

招西京賦似綠酒晒丹液青娥凋素顏齊賢曰抱

朴子曰余昔從鄭君受九丹及金銀液經晉
太康元年為醜涿酒于太廟宋南平王白紵
舞曲曰佳人舉袖躍青娥方言秦晉間美貌
謂之娥士贊曰陶潛詩綠酒開芳顏王康据
詩朱顏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問蒼蒼三珠
樹冥目焉能攀齊賢曰莊子儒以詩禮發冢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珠詩固在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
頰無傷口中珠淮南子凡海內三十六國三
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
華丘在其東南方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士贊
曰此詩太白感時憂世之作也意謂古道日
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樸汨沒於名利聲色之
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誤世之人
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
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皆是也彼豈知大
道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
蒼蒼在前乃如之人目冥然無見安
能攀而至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

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齊賢曰史

三持壁六年使著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寄道有

人持壁死使著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

使者祖龍死使著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不御府視璧乃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使御府視璧乃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萬家拜始皇卜之卦得游從吉遷北河榆中三

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
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
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
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
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
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
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
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選古詩行行重行行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
隔流水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
書云吾屬無患矣陶淵明桃花記晉太元中
武陵漁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
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
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從口入豁然開明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
如外人黃髮垂髫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殺

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
歲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停數日思去既去
得其舟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
津者士贇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
之道也太白亦深羨夫避秦之人見幾而作
卒能全身遠害者乎太白竄逐之禍罹憂而
迫繼而不能自白竟遭竄逐之禍罹憂而
羨其志亦可哀也已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
矣此兩句是暗用史所謂侯生盧生相與謀
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為威秦法
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
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之事脫胎換骨了無
斧鑿痕跡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於此乎此事
雖在三十五年然借事為議論而不相害也千
春事却祖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可宣度千
春之可並齊天地紆綈於倏忽安事人間之紆綈於倏

其三十二

葶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皞之子曰重

該為葶收脩及熙實龍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

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

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詩蓐

收清西陸漢書日行西陸謂之秋曆書晦朔

弦望初八日上弦二三日下弦

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

德在金秋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上弦平如繩

如下弦亦如之謂秋蟬彌階軒感物憂不歇

日陸士衡詩感物百憂生謝靈運詩遇物難

可歇杜預註左傳歌盡也

秋寒蟬鳴樹間曹植詩感物傷

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所思謝靈

運詩感感感物嘆謝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

忽靈運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何晏景福殿賦天寒悲風生夜久眾星沒

乃火運之攸戾

日選古詩海水知天寒楚辭哀江介之悲風

李少卿詩遠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多知夜

長仰觀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齊賢曰謝

惻廣陵散毛詩明發不寐顏延年詩明發動

惻心

哽咽不能言王粲詩不忍聽此言左思詩送苦

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玄詩哀歌送苦

言鮑照詩笙歌待明發此詩悲秋者之詩也

自古志士感秋而悲者何蓋天道一歲之運

猶人生一世之期也時至於秋歲功成矣老

之將至功業未建名聲不昭能不感此而興

運詩感感感物嘆謝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

忽靈運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何晏景福殿賦天寒悲風生夜久眾星沒

乃火運之攸戾

日選古詩海水知天寒楚辭哀江介之悲風

李少卿詩遠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多知夜

長仰觀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惻廣陵散毛詩明發不寐顏延年詩明發動

惻心

哽咽不能言王粲詩不忍聽此言左思詩送苦

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玄詩哀歌送苦

悲邪嗟夫士有志而不遇於時者千載讀之同一悲感也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

百川水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周書禹

遊翕波則洪連跋踏吹滂則百川倒流士贊

曰此詩首尾莊子事憑陵隨海運燁赫因風

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齊賢曰道韞雪

風起王仲宣詩鶴鳴摩天遊士贊曰左傳馮

陵我城郭莊子曰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折羽翼兮學蒼天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鶴

摩天極高飛此詩言志之作也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齊賢曰說文檄以

以徵召魏武奏事曰若者急則揮以雞羽謂

歲為衝士一歲為材官騎士有事則命中都

官將之制越則發會稽豫軍兵擊胡則發齊

遼東開西南夷則發巴蜀文帝二年初與郡

守為銅虎符符使符註以符代古者珪璋各

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嚴助傳武帝曰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郡國兵士贊曰漢

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子虛賦奔星

古詩四十一宣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齊賢曰

云符堅入寇妾張氏諫曰諺云雞鳴者不利行師秋冬以來來張氏雞鳴者不
 曹植詩邊城多警急鮑照詩救急問邊急莊
 子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
 獸之羣向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稠衣昆蟲寤
 治人之過也淮南子曰故人主有伐國之志
 邑犬羣舉雄雞必鳴庫與動而戎馬驚此
 一得時之喧呼驚擾桺鳥亦不白日曜紫微三
 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齊賢曰
 經紫微宮一十四星在北斗北註云東垣大
 西垣七主大帝之座書三公燹理陰陽
 有日食地震水火之災則策免三公北斗第
 一星為天樞第二星曰睿第三星曰機第四
 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關陽第七星
 曰搖光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真書曰永清四海士贊
 曰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晉天文志紫宮垣一
 曰紫微天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又曰
 太陽之宗人君之象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
 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楊雄長楊賦海內
 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江淹詩天地
 皆得一相賓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
 五月將赴雲南征齊賢曰漢書高祖曰吾以
 水出梓柯郡句町縣瀘之間有渡瀘亭又戎州
 瀘深入不毛今我瀘之有渡瀘亭又戎州
 對江山下疑是度瀘遠跡按沉黎志亮南征由
 至城下疑是度瀘遠跡按沉黎志亮南征由
 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
 南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
 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地唐開元末皮邏閣
 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以羅閣

啖劍南節度求合南詔為一寢以驕大冊為
雲南王治大和城天實七年歸義死閣羅鳳
襲王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下忿少方略
事南詔嘗與妻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
私之參所求巧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
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
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靖
州羅鳳遣使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不聽
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
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羅鳳遂比臣吐蕃會
楊國忠以劍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
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數涉
海而疫死者相踵於道必敗死於西洱河國
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兵傾中國驍騎二
十萬於天下究之士贊曰史世家孔子曰吾何
為於此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
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遣子
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元去帝欲討之國忠

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
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叙
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國忠困時頗資給
之故以此報德云已上見唐書南詔及楊國
忠等怯率非戰士方難遠行士贊曰按唐
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
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
方者南荒炎蒸之地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
也選詩離家遠行遊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
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齊賢曰易曰家
之謂也征戌之人憚炎方地熱路遠一去無
還期長號以別父母悲慟之至感動天地日
月為之無光王僧達詩白日無精景黃沙千
里昏鳴呼痛哉江淹獄中書泣盡而繼之以
血士贊曰韓非子曰卞和獻玉璞於楚不售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山盡繼之

李太白詩一

五十五

六

以血江淹上書曰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也潘岳寡婦賦痛切但思
心又口嗚咽以失聲子淚橫逆而雷衣又思
纏綿以眷亂兮心摧傷以惻愴兩無聲者謂
父母別子之時心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推而無言可發也
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齊賢曰左傳困獸
猶聞謝玄暉詩長
蛇固能剪奔鯨自此曝北門如何舞干戚一
行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使有苗平齊賢曰尚書舜干羽于兩階七句
有苗格士贊曰尚書帝曰咨禹有
苗弗率汝徂征三句苗民逆命蓋贊禹班師
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句有苗格
淮南子曰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故禹執
于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太白此詩蓋
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而
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

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
舉果何為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
始知徵兵者討雲南實子亡去之罪也十三
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調之兵不
堪受甲悲號而列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
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師之入也未二句則比南詔為有苗而深嘆
夫當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
敷文德以來遠人豈有覆軍殺將之恥也此
詩愛君憂國之意深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
悲夫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
邯鄲人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曠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曰感
類曰曠士贊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
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南史垣崇祖傳自可
拍手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齊賢曰論語
笑殺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楊子或
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齊賢曰韓
不為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
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
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
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
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
出視之必晏陰之問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
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鄭人有臺下
之治者謂王曰臣則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
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

不能可知也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
之舍言取之因逃咎人謂王曰計無功成無呀
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功成無呀
用楚楚且華身齊賢曰列子宋人有為其君
采泮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楚楚士贊曰莊
子云宋人貧章甫而適越大雅思文王頌聲
越人鬻髮文身無所用之大雅思文王頌聲
久崩淪齊賢曰詩大雅首於文王士贊曰班
而頌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齊賢曰莊子
聲寢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齊賢曰莊子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
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矣自夫

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貨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贊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卑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

三獻君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中奉

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示玉人曰石也

別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

攻之果得寶王士贊曰淮南子和美玉璞於荆

之者富許慎註曰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荆

山下以獻武王即位復獻之以為石則其右足

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

曰先君輕別而重罰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

為璧韓非子卞和者楚野民也得玉璞於山

中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王王以為欺謾

刑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

王哀以為為欺刑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

和復欲獻之恐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

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

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呀損沉冥

道為羣齊賢曰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揚子

蜀莊沉冥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士贊曰金陵

空別理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為羣東海沉

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齊賢曰史魯仲連見辛垣衍曰秦權使其士

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果而為政於天

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老子

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物色

得老子**王贊**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

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

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

之中地方百里上有仙官變化萬端劉向列

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

時為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

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

當過物色而連之果得老子其氣亦知其奇

為著書授之後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

知所終關尹內傳關令尹喜關大夫也善於

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

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乘紫

雲之輦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此篇感嘆
之詩也前四句為士不遇知己者嘆也直木
忌先伐芳蘭哀自焚者為才士用世知進而
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嘆也於是翻然悟
曰虧盈者天之道也曷若沉冥隱晦效魯連
柱史之高舉遠蹈直道為羣以保其身也哉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

擊齊堂齊賢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

天為之降霜許祭酒註淮南子曰齊寡婦庶

利母財令母嫁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

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王贊曰淮南子曰

水大出江文通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精誠
霜擊於燕室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精誠
有呀感造化為悲傷士贊曰郊陽上書曰夫

兩主豈不哀哉繆襲詩造化雖神明安能復
存我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生此言風霜
雷電皆造化者亦為悲傷故示警焉而我竟何

辜遠身金殿傍士贊曰魏文帝燕歌行爾獨

謬得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側身局禁者乎

李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

一節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當塗

令李陽冰序文集天寶中皇祖詔召就金馬
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
羹以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置於金鑾
殿出入翰林文集樂府序翰林在天寶中賀

秘監開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輦浮雲蔽
步迎如見綺皓草和番書思若懸河浮雲蔽

紫闥白日難回光齊賢曰晉載記云不見雀

日紫闥猶宮也士贊曰史龜策傳日月之明

時蔽於浮雲曹植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闥崔

駟建青曰攀台階闕紫闥謝玄暉詩上干蔽

白日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

不為回光然羣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齊賢

德連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
也士贊曰淮南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楚辭

君不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又古來共嘆
欲茶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古來共嘆

息流淡空露裳齊賢曰魏武帝樂府云延頸
賞百鮑照樂府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潘
岳詩撫袵長嘆息江淹詩零淚霑衣裳太白

此詩其遺高力士懷脫靴之取擗清平樂詞
之語諧於貴妃放黜之時所作乎前八句引
興述事浮雲力士之力士紫闥比中宮白日比明
皇其意謂力士之潛之於貴妃明皇復信貴妃
之言而踈之難回光者上意卒不可回也羣
衆草以喻小則明珠孤芳以喻君子古來
共嘆息流淚空沾裳者此乃太白自解慰之
辭謂君子為小人所說者自古皆然豈獨今
之世哉夫如是人惟有空自流淚沾裳以寄
吾嗟戀之意云耳吁哀而不傷怨而不誹太
白此詩蓋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輝復悲

高秋月齊賢曰山上有潭水其中零陵郡都梁縣西水

莖莖辭有春蘭秋蘭石蘭三逸皆曰香草不
分別也陸士衡樂府頌以春輝蘭以秋芳

為士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

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也此篇主意

全出於此太白蓋自嘆也楚辭哀衆芳之蕪

微曹植詩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飛霜早淅

光輝常悲秋節至焜黃華色衰

而不及杜預註左氏歇盡也

祭屈原文曰飛霜急節潘岳詩流芳未及歇

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清風曹植詩云穆如

如象主知而小人之讒諧者非在位之人引類

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或者謂亦太白自傷而托辭於孤蘭也見前
註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齊賢曰爾雅九夷

之四海寧戚歌長夜漫漫何時旦士贇曰阮

籍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沈休文詩歸

海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齊賢曰鮑明

甲被胡霜士贇曰後漢廣陵王荆龍書云當

為秋霜註曰秋霜肅殺於物山海經曰大荒

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

荒賦出乎大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齊賢曰

荒賦出乎大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齊賢曰

榮華之末落王逸註榮華如東流之水晝夜

子行翻覆若波瀾謂榮華如東流之水晝夜

不傳萬事如波瀾忽生忽滅士贇曰抱朴子

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

汚書大傳曰大水小事東流白日掩徂輝浮

雲無定端士贇曰江淹詩寒陰籠白日魏文

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楚辭蹇充岨而無端兮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齊賢曰楚辭葛藟

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高位貪伎升為公

侯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高位貪伎升為公

鳴矣于彼高崗梧相生矣于彼朝陽註云鳳凰

所棲之性非梧桐不棲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

李太白詩

雀見後篇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齊賢曰陶潛
馮驩曰史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上
歸來乎出無與樂錄曰行路難者以喻高見遠
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
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
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
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
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
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爲姦臣
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
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
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接鸞鷲者喻君子在
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者
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
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吁詩意亦微而

顯者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

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
孤鳳鳴天倪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撫心
亦盤桓倚劍歌所思曲終涕洟瀾士贊曰禮

月殺氣漫盛陽氣日衰江淹詩殺氣起嚴霜
古詩浮雲蔽白日莊子和之以天倪又曰舊
國舊都望之暢然易曰磐桓利居貞象曰雖
磐桓志行正也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之外
阮籍詩感慨懷辛酸選古詩所思在遠道太
白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乎瞻戀京國
之情溢於言辭之表讀之令人感涕此篇從
殺氣落喬木八句元附在三十九首第四句

李詩二

卷十一

之下云一本如此臆見觀之恐是當時初本
改本編集者兩存之今揭出別作一首以爲
又本三十一
九首云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

爭一食齊賢曰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

註南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

高百二十有鳥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嵇康詩

五臣曰雞鶩喻謙夫爭食爭祿也

淹詩靈鳳振羽儀戰戰西海濱朝食琅玕實

夕飲玉池津老萊子南方之鳥天爲生食樹

名瓊枝以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鳳齊賢曰

琅玕爲實

李太白詩

卷一

三

萬初之上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山在河東

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士贊曰韓嬰詩外傳

黃帝召天老問鳳象何如天老對曰鳳鴻前

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頤而雞

喙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翔丹立見則天下

安寧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

不作風雨不與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

傲之萬仞之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

曾逝砥柱之上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

圃飲砥柱之端瀨迴蒙記之渚徜徉冀州

李太白詩

卷一

三

唐太宗鳳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經又東過砥柱間註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

分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王贊曰詩云弁彼

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陸

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

後長白鶴住緱氏山頭奉手謝時人數日去

青雲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齊賢曰劉公

長嘆王贊曰曹植詩中夜起長嘆此詩似太

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

寒疎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鑾蒙帝知遇

可不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

其四十一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齊賢曰廣記東方

泥海有紫水汗衣仍過真淵瀾洗朝發中還

何云經年王贊曰此篇人多疑兩句為不類

起句殊不知正是取法選詩體如朝發鄴都

策尋絕壁夕息在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晨

陰峯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朝游遊曾城

夕息旋直廬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入

皆自楚詞中來如朝發朝於天津兮夕濟西

此篇自為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曰

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出焉

入處生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

十日其華照下地註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

華華猶光也然則若木有二此乃灰野之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此乃遊仙詩恣

意大言倏然而東忽而西政不辨是折何處若

也雲卧遊八極玉頰已千霜齊賢曰鮑明遠

恣天行淮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神女賦

至人者上闕青天不變黃飄飄入無倪稽首

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黃飄飄入無倪稽首

祈上皇齊賢曰莊子天倪註倪際也屈原東

植七啓曰飄飄焉姚姚焉若狹六合而隘九

州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莊子天有六極五

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監臨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又廣成

子曰得吾道者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齊賢

上為皇下為王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齊賢

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招魂云華酌既一食

陳有瓊漿郭璞遊仙詩容成揮玉杯既一食

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

揚齊賢曰賈誼惜誓曰念我長生而久仙兮

浪齊賢曰陸機詩長風萬里舉何晏景福殿

賦齊賢曰陸機詩長風萬里舉何晏景福殿

有深意觀者其無忽諸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
雲鶴傳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

者忘機從爾游

齊賢

日謝靈運詩搖裔起長

華詩低飛雙白鷗列子海上之人有百鷗鳥

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

而不止謝玄暉詩喧鳥覆春洲易曰聖人以

此洗心莊子天暉詩不張而五官皆備

雙息不願雲間之詩也鮑照詩意實祖乎此野中

上之鶴乃供仙官控御者以喻在位之人也海

太動江海之興而作乎不豈供奉翰林之時

忽者忘機從爾遊者哉飄逸不可羈之

氣象槩可想見其太白心聲之所發與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

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日沈

王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權悞人事盡情性猶

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正與此意同

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

觀黃帝之宮觴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母為王

謠王和之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

紫雲輦駕九色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

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

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夫人至可年二十

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

胎性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

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齊賢日神

學道能平使金按玉杯自來人前江文通恨賦
 試望平原蔓草紫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比天
 道寧論士贊曰封禪書漢文帝時新垣平使
 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帝時新垣平有
 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主延壽瑞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註詩云
 野有蔓草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然
 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
 耳後之求神仙者此詩可不鑑諸當時明皇
 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栢枝齊賢曰詩類弁薦
 毛萇曰女蘿松栢也郭景純詩綠蘿結高林
 楚辭上歲蕤而防露註盛貌射雉賦繚繞盤
 辟魏明帝悲歌有女蘿亦有託論草木疏曰
 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士贊曰毛詩草木疏曰

今松蘿蔓松生一而枝正草木有所託歲寒尚
 青蜀都賦曰敷藂歲蕤不移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謝靈運詩天下
 昔未定託身早得所王粲詩柰何天桃色坐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齊賢曰
 之天毛萇曰天少壯也谷風云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孫炎曰葑蔓菁菲土瓜此二菜
 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棄其葉時有惡時采
 之者不以其根惡時棄其葉喻夫婦以義
 合顏色相親亦不可棄其相與
 之禮太白意類此詩鬢髮如雲又曰素絲五
 純士贊曰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
 溫潤之玉顏江淹詩庭樹發紅彩詩云鬢髮
 如雲陸機詩素華收君子思已畢賤妾將何
 紅藻玄髮吐素華

紅藻玄髮吐素華
 君子思已畢賤妾將何

為齊賢曰陸韓卿歌曰賤妾已矣君子定焉如古詩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出

謂玉頰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詩有比有興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不克終者無所不有太白此詩必

有為而作也觀者參之唐史其意自見

其四十五

八荒馳騫颯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

振大壑齊賢曰曹子建詩云驚風飄白日古楚辭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列子渤海之東

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士贊曰楊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陰陽萬物權輿於

內徂落於外謝宣遠詩頽陽照通津頽陽落

日也日君象以比昏君殷仲文表曰洪波振壑川無怙鱗驚颯拂野林無靜柯東方朔十

洪波百丈海龍鳳脫罔罟飄颯將安託去去乘

白駒空山詠場藿齊賢曰龍鳳喻君子幸脫禍患

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

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注馬五尺以上為駒

王氏曰白駒以况潔白之賢人欲留之曰皎皎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之欲留之曰皎皎

駒食我場藿中之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

羅高懸去將安所陸機演連珠曰頓網探淵

誅曰我願假翼飄颯高舉鮑照詩羈客離嬰

李白詩一

六十九

李白詩二

此詩前四句是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旬至末句是太白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太白亦人中之豪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此意明白坦然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

橫三川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

元二三十年上御五鳳樓宴三川周之

也其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此三川戰國策三

入軍陸機詩昌門何我我漢書註應劭曰容不

川在今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齊賢曰尚

雲相連東都賦其從如雲關雞金宮裏蹴

踰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踰以講

孰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

練之金宮猶云珠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城之侯女陸士衡樂府北徵瑤臺女

明遠詩集君瑞臺裏舉動搖白日指揮回

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齊賢曰唐書

白天之力張景陽七命翕忽揮霍班婕妤怨

歌行棄捐篋筍中士贊曰范曄後漢書曰左

李太白詩

骸之內後漢皇甫嵩傳曰指揮足以展風雲
 揚雄解朝當塗者外青雲失路者委溝渠選
 古詩棄捐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齊賢曰
 勿使道衰謝靈運詩又西子雲閣執戟亦
 以疲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解朝序哀帝
 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
 石時雅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漢書東
 方朔傳曰位不過侍郎官不執戟蓋執戟
 者侍郎之職也揚雄解朝曰位不過執戟
 纔給事黃門則執戟者其職也曹植與楊脩
 書曰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王寶曰
 篇前六句意出自梁鴻五言歌大侯賓客又
 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
 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為延賢之地今乃
 為聞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天子以比其
 君聞雞蹴踘足以動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
 舉動指揮足以動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

以喻得其蹊徑而依附之者可以翕忽而暴
 貴也失路長棄捐者以喻不得其蹊徑而不
 依附之者終於棄捐而不見用也獨有揚執
 戟閉關草太玄者意謂當此之時無所守者
 鮮不依附之矣惟儒者獨有定守閉門著書
 而已此詩刺時之作也亦有所感而發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

艷陽質齊賢曰阮籍詩東園桃李鮑明遠

有佳人容豈無佳入色但恐花不實齊賢曰

秋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
 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
 布裹棗至海而掇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故
 華而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

伴對也楚辭九辯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
而飛颺七贊曰後漢五行志童謠曰桂林花
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齊賢曰張景陽

漢書東宮蒼龍房心為大火故曰龍火西類
火飛猶云西類西類則秋氣鼎至花實零落
矣詩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阮籍詩
零落從此始七贊曰鮑照詩紅顏零落歲將

暮寒光宛轉時欲沉也史天官書東宮蒼龍
角亢氏房心尾箕也又東宮蒼龍房心又周
禮冬官註曰大火蒼龍宿之心又詩云七月
流火註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
退又國周語曰火朝視矣註曰火見詐知南

而清風戒寒丘淹詩曰零落在中路
山松獨立自蕭颺齊賢曰七命蕭瑟虛玄
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有冬夏
青青又莊子曰樹木固有立矣李善文選樹

木何蕭瑟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此
與詩也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其寵衰則
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
不改其節哉其意却祖荀子桃李倩繁於一
霜雪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
詩皆自學問中來也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齊賢曰始皇年二

苑曰秦帝按劍而坐詩王赫斯怒
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何晏景福殿賦

之神威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齊賢曰山

與日競逐三齊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
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

今盡起立疑嶷東傾如相隨行狀
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徵卒空九

寓作橋傷萬人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

諸嘗通亡人費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

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註五十萬人守五

嶺三日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

所建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

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

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

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但

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但

求蓬島藥豈思農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

悲辛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衆侯

左傳九寫為農正註曰鴈有九種也春鴈鵝

行九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以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齊賢曰曹子建詩

龍詩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藥西京雜記卓

文君臉如芙蓉士贊曰詩灼灼其華曹植洛

神賦迫而察之灼灼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

若芙蓉出綠波

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齊賢曰楚辭大招

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

若列宿紫宮是環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

李太白詩三

姑士贊曰陸士龍詩巧笑發皓齒江淹詩終
 觀紫芳心曹植詩時俗薄朱顏為誰發皓齒
 史天官書中宮太白星其後一明者太一常居
 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幻四星木大星
 正妃餘三星後宮晉載記符也環之匡衛十一星
 藩臣皆曰紫宮晉載記符也環之匡衛十一星
 清河公主年十四有龍陽之色堅納之寵冠後宮
 弟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色堅納之寵冠後宮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唯復離一幸之姊弟
 入紫宮此雖非用其歌曰一唯復離一幸之姊弟
 嫉予之娥眉子謠何必騁累之善淫揚雄反駁
 知衆嫖之嫉妬子謠何必騁累之善淫揚雄反駁
 王白紵舞曲佳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賢
 人舉袖曜青蛾宿瀟湘沚毛長詩箋曰沚清
 曰曹子建詩夕宿瀟湘沚毛長詩箋曰沚清
 也古詩沉吟聊擲獨謝惠連詩沈吟為爾感
 際士贊曰此太白遭讒擄逐後觀之詩也去就之
 際士贊曰此太白遭讒擄逐後觀之詩也去就之

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晒

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齊賢曰關

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
 客問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
 革匱于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
 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
 賈之言醫五之志裁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
 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士贊曰蔡邕琴
 操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瑤氏璧欲
 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和
 字史記秦玉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盧諒

詩趙氏有和璧 流俗多錯誤 豈知王與珉 賢齊

天子禮記真王而賤珉 士贊曰禮記子貢問於

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為玉

之寡而珉之多與 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

也 王馬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

也 此詩譏世之人不識真儒而假儒之人反

得用世而非笑真儒焉 辭簡意明切中古今

全時病讀之者其將有感於斯詩也歟

王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 楚懷亦已昏 夷羊滿中野 藁苑

盈高門 比干諫而死 屈平竄湘源 虎口何婉

變女顏空嬋媛 彭咸久淪沒 此意與誰論 賢齊

論之微子箕子比干皆商之宗臣 馬融謂微

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祿位豐盛

社稷所寄焉 著其心比干紂之諸父 祿位豐盛

之不可過 各自靖以獻于先王 微子抱祭祝

以歸周心主於存宗祀也 箕子佯狂為奴 心

主於傳大法也 比干強諫而死 心主於紂之

改行也 屈原與楚同姓 仕懷王為三閭大夫

三閭之職 掌三姓 武王曰昭屈景 元和姓纂

屈楚公族 芊姓 楚武王曰昭屈景 元和姓纂

馬屈原序其譜 屬率其賢良 以屬國士 入則

與王圖議國事 出則監察羣下 王甚珍之 同

列大夫 上官靳尚 妬害其能 共譖毀之 王疏

屈原 原作離騷 以諷諫 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

楚從親 惠王患之 令張儀 事楚 王與懷王會

原以秦虎狼之國 不可信 不如無行 王卒行

秦因留王 其子襄王 立復用 讒言 遷原於江

南 原放在草野 作九章 援天引聖 以自證終

人 曰詩二 九 五

不見省義不可以他往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蓋亦比干真得死者矣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
與比干慎注夷羊土神商之子本經訓曰夷羊
在牧許慎注夷羊土神商之子本經訓曰夷羊
牧野之地離騷云蕓蕓也蕓土芻也蕓室芻判獨離
而不服注蕓蕓也蕓土芻也蕓室芻判獨離
物皆惡草以比蕓蕓也蕓土芻也蕓室芻判獨離
詩蕓作波蕓作綠本草云蓋草葉似竹而細今
薄莖亦負小俗名蕓蕓謂之泉耳莊子孔子曰
詩人謂之卷耳廣雅謂之泉耳莊子孔子曰
幾不免虎口離騷曰女媭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予註曰女媭屈原姊嬋媛猶牽引也補
曰說文類女子也音須前漢有女媭取此為
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賢姊聞原放逐亦
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
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媭廟曰秭
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微子數諫不聽

可不以死爭通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為楚
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因讒之王怒而流屈原平頃襄王之立復短屈
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濱於是懷
石遂自投汨羅以死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出
拜叔孫通為博士諸生曰先生何言之類此謂
適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何所為而婉
比干以諫死是陷於虎口矣何所為而婉
如是以詩云婉兮變兮潘尼詩婉變二宮徘徊
徊殿闈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變岷山陰
註曰婉變存思離騷女媭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予曰女媭屈原姊也士類以然歿乎羽之
野註曰女媭屈原姊也士類以然歿乎羽之
過恐必將如鮫之遇禍也離騷謇吾法夫前
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
不聽自投水而死鮫照詩孤績誰良論此意

李詩二

七

六

謂時無彭咸可與論比干屈原之心者誰哉
此詩比興之詩也其於與責張九齡之時
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蒲中野謂
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蒙施盈高門喻小人
朝而據高位也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
忠臣諍士以直道而取責者也虎口何婉變
者詩人與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
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為而然哉亦欲其君
改行而國類以安耳世能悲其以諫亡身如
女頹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
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兼盡之矣詩
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諷諫之體兼盡之矣詩
云詩云章句云乎哉

其五十二

青春流鶩湍朱明驟回薄齊賢曰江賦驚波

明士贊曰爾雅春為青陽江淹詩青春滿江
皐籓安仁詩驚湍激巖阿賈誼鵬賦萬物回
薄震蕩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托齊賢曰說
相轉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士贊
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晏景
福毀賦從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齊賢曰
風飄揚魂曰先風轉蕙泥崇蘭些九辯曰秋既先戒
以白露兮風轉蕙泥崇蘭些九辯曰秋既先戒
日出而風草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士贊
木有光也
詞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
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又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
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此
篇詩意全出於此美人况時君也時不我
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闔晉為

六卿分莪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

子一旦殺齊君言日春秋之後號為戰國

之末戰國縱橫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

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日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奉盆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憚為一擊瓦罷歸

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

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

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

兩虎共闔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周制大國三卿晉時置

六卿為軍師中軍上軍下軍尉并佐凡六人

皆卿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

韓宣子鄭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昭公

二十八年左傳終定王盡二十八年而考王

定王元年在傳終定王盡二十八年而考王

立盡十五年而威烈王立二十三年初命晉

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而晉分魯莊公

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完卒謚敬仲生田穉

孟夷孟夷生泯孟莊孟莊生文子無須事齊

莊公卒生桓子無字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

乞事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以小斗受之以

大斗予由比得衆心宗族益強魯昭公三年

晏子使秦與叔向私語曰齊其為田氏矣晏

子卒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中行請粟於

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

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

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

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荼為

太子景公卒立荼是為孺子景公它子陽生
 奔魯陽生素與田乞歡乞與鮑牧攻高昭子
 殺之國惠子奔莒乞使人迎陽生為悼公遷
 孺子殺之乞為相專齊政卒子常立為成子
 弒悼公立子壬為簡公魯哀四年常執簡公
 于寄州殺之春秋書曰齊人弒其君壬于寄
 州是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太白謂姦臣欲竊
 世樹黨自相羣真得春秋之旨矣士墳曰漢
 書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晉六卿者范氏中行
 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也史晉世家曰晉昭
 公卒六卿彊公室卑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
 祁後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
 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
 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
 智伯相繼亡靜公二年魏武侯韓衰侯趙敬
 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莊子曰田成子一但
 殺齊君而盜其國殺青結按史記齊世家略

曰初簡公即位關止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
 於朝御鞅言曰關止不可也君其擇焉弗聽
 田氏方睦田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
 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
 禍如子行舍我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弟四
 乘如公行殺我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之諸寢子殺我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子殺我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
 駑是為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
 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康公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
 年康公卒田和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
 齊威王疆於天下太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
 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
 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
 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不悅

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
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
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讀詩者宜細味之

其五十四

倚劔登高臺悠悠送春日
齊賢曰宋玉曰長

說孟嘗君曰高臺多悲亂已傾曲池又已平

曰曹植詩高臺多悲亂已傾曲池又已平

也宋玉大言賦曰長劔耿介倚天之外新語

曰高臺百仞詩云悠悠我心謝玄暉詩出沒

眺樓雉遠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近送春日

木叢也潘安仁詩荆棘成榛離騷云索瓊茅

以蓬尊兮命靈氛為余占之註蕝茅靈草文

選蕝作瓊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鳴西海欲集無珍木
齊賢曰

曰瑞應圖鳳凰者神鳥也詩云鳳鳴矣于

彼高崗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劉公幹詩珍木

鬱蒼蒼

蒼蒼

蒼蒼

蒼蒼

蒼蒼

蒼蒼

鷲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
齊賢曰

飛毛養詩傳鷲斯居雅鳥也鷲音預

鷲也莊子鷲鳩翔于蓬

蒿之間註曰本作為鷲音預

方慟哭

齊賢曰

齊賢曰

齊賢曰

而反曰晉謝安傳史臣論曰類風已扇
雅道日淪此篇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
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
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有用世之意而
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乎
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為喻謂
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
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母乃見事之晚乎嘗以
唐史攷之魏后古上疏諫睿宗為城西隆昌
二公主造金仙玉真觀亦有今風教頹替日
益甚之語則知太白此詩以古喻今無可疑
者子見乃直指為毛詩晉國風之事吾未敢
以為然也

其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

成荒淫

齊賢曰齊立國於東秦立國於西東

南音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漢
揚惓惓齊瑟和且柔高唐賦使彼美佞邪子婉

變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

齊賢曰

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璧一雙史記
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
雙鮑照白紵曲千金顧笑買芳年列女傳楚
成王登臺夫人鄭子魯不顧王曰顧吾與女
千金士贊曰東漢崔駰珍色不貴道詐惜飛

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

齊賢曰論語

如好色者前緩聲歌曰輕舉乘紫霞
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秦嘉

得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恭康詩習
習谷風吹我素琴此詩興也刺世之流連光
景貴色而不貴道若有所道之士高
尚其事者又豈世人之所能識哉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齊賢曰過秦論南

桂林象郡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時守宰貪穢

詭人探求珠遂從交趾郡界嘗到官未踰歲

去珠復還士贊曰謝靈運詩越客腸今斷

植遠遊篇夜光明珠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

女湘娥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記曲禮

長者與之提携越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在南地故曰南隅齊賢曰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揚帆采石

華掛席拾海月李善引臨海志註云海月大

如鏡白色呂向註云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

皆中食乃采拾之此言明珠之輝清海月月宜

其美價傾鴻都也士贊曰阮嗣宗詩明月耀

清輝此海月非江賦王珣海月之謂乃清輝

照映如月出於海也顏延年詩美價傾君君

難克充曹植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獻君君

按劍懷寶空長吁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

劍相盼左傳懷璧其罪士贊曰魚目復相哂寸

日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士贊曰魚目復相哂寸

心增煩紆齊賢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四

屈也士贊曰洛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盧

湛書曰夜光韞於魚目沈休文詩寸心於此

足詩意蓋謂真儒不遇於世而假儒衣冠者

反得位而哂笑焉真儒之心其煩憂從可知

矣此乃太白譏世之作也雖然何世

而不如此哉千載讀之猶存感激

李太白詩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

齊賢曰蜀都賦羽族紛泊鷓鴣賦何

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士賞曰莊子曰是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一化而未始有始有極也又况萬物之所係而為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也齊賢曰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歛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一旦奚適也此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周

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

河飛

齊賢曰

說文鳴

齊賢曰

竹包切

齊賢曰

楚辭

鷓鴣

里所恃者六翮耳齊賢曰周周鳥也事出韓

子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

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周周尚銜羽齊賢曰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

歸齊賢曰王明君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

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

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

邪齊賢曰詩全祖莊子韓子二事之意以鳥為喻

者齊賢曰言小大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若依有力

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拔者茫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余因發而明之以愧當世在位之賢不能引按同類者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

北七十五里有大仙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游地襄陽者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也
日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漱兮朝視之如言

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士贊曰天空綠雲

滅地遠清風來

士贊曰史天官書赤帝行德

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神女知已久

襄王安在哉

齊賢曰江淹詩蕭管有遺音梁

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荒淫

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士贊曰阮籍詩三楚多

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

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

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

此篇是太白南遷時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

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

易變移齊賢曰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

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毛詩哀哀萬事

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賈相傾奪賓客互盈

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巖田賈者

漢書曰賈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田蚡也按蚡孝景皇后母弟也卑下賈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

實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專太后怒後嬰灌

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曹顏遠詩富貴宅人

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賈相奪悉陸

機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書

曰世路險巇太行孟門豈云嶄斗酒強然諾

絕詩云人亦有言交道實難

寸心終自疑齊賢曰名都篇美酒斗十千廣

註諾相然許之辭老子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

庶曰方寸亂矣**士贊**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

漢書張耳陳餘傳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
頸交後有隙叙傳曰張陳之交遊如父子携
手遂秦附翼俱起舉國爭權還為豺虎耳又
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
難故曰火滅星離也傳眾鳥集榮柯窮魚守
玄數楚篇曰光滅星離

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呀規

齊賢曰陶潛詩眾鳥欣有

託左太冲詩塊若枯池魚

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此詩識市道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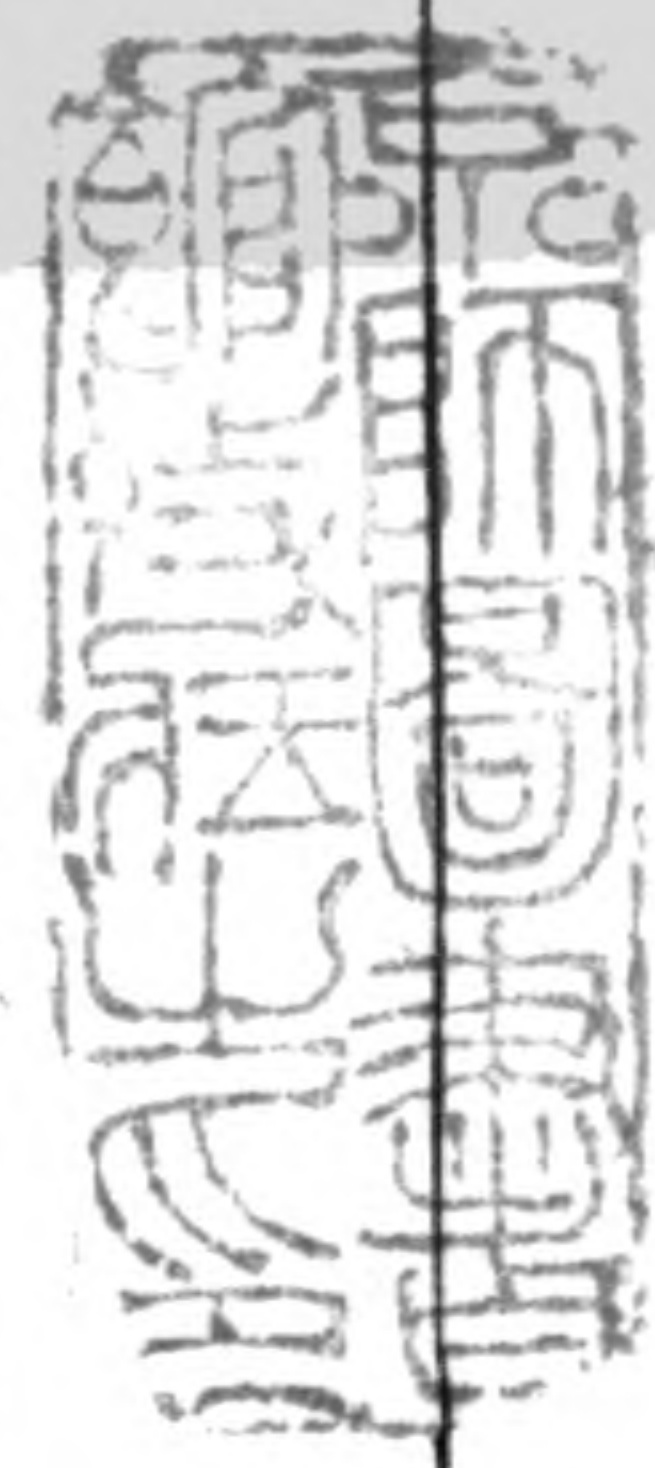
必當時有所為而作太白羅難之餘友朋之

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

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

規益乎觀此詩者亦可以知人心之不古已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卷3-卷5

